

集部

奠幣文安之曲 南呂宮

神之至矣會言嘉矣幣惟禮矣實此篚矣肖兮幽幽誰則測之皇祀之恤其必格之

酌獻愷安之曲 南呂宮

日吉時良神兮滿堂薦我桂酒酌我椒漿晻嗚為雲咄嗟為雨天子是承介予稷黍

送神登安之曲 姑洗宮

靈兮連蜷忽兮蛇蜒或升于霄或降于淵食于帝都錫

號有崇其欽其承咸祇厥功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六　　宋　趙鼎臣　撰

祝文

定州迎神祝文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宣於民力實仰繫於天時苟風雨之甚調庶茨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吏不敢忘尚饗

洛陽橋成導水祭洛神祝文

昔者禹得九疇肇自龜書周人定鼎卜惟洛食天下名

山大川之神助國者蓋亦多矣然帝王之興洛輙預有符焉神實司之可謂盛矣今宫闕居其陽馳道出其上某奉詔旨爲梁以濟頼神之休既克有成方且導川而東之謹涓吉辰先事以告伏願弭節安行波恬不興毋作怒流以順帝命則神亦有無窮之聞顧不韙歟

親詣騎立山崇應公祠禱雨請水祝文

歲之旱甚矣民之命棘矣今儲蓄既殫而禾麥皆病數月不雨將無死所禱于羣神未云獲也吾州之民所仰

望而歸者莫如神能出雲雨以赴民之急者亦莫如神是用不遠百里蔬食膝行躬請命於祠下惟神之福斯民食斯土葢已久矣願神霈然錫以甘雨使宛穰之南江漢之北懽呼竭蹷以歌頌神之功則神之威靈不亦偉歟尚饗

祈雨祭靈星祝文

自春不雨以逹于夏麥且盡死民將無所得食吏愚不敏以不獲媚于上下夙夜惶懼靡神不宗吁嗟而求曾

莫我聽夫人凛凛憂在溝壑咸以神之威靈諗于守吏曰疇昔閔雨無請不獲今兹之旱匪神孰依謹涓吉辰謁欵祠下伏願急民之病愍吏之愚霈為膏澤潤此枯槁庶幾神不愧于民民有託于神吏于其間預受其祉則凡犧牲幣帛所以奉祀神者其敢有愛尚饗

請大湖山聖僧祈雨祝文

伏以善救之恩初無遠邇由衷之懇豈偶賤微焦然枯槁之民仰止慈悲之宇投誠而請跂立以須伏願至感

旁通深仁默應龍神受命隨旆影以俱來雲雨奏功滿農心而各足

祈雨禱后土祝文

土爰稼穡神之功也今苗皆在田而旱魃為虐苟置不問則土失其職於神之功無乃替乎惟厚德載物山峙川流使雲蒸于山龍躍于川曾不崇朝澤被南畝神之辦此易若反掌庸忍坐視而自棄其功於垂成之際哉幸神鑒茲亟揚乃職無俾槁枯為神之羞若今與民其

敢忘報尚饗

諸廟祈雨祝文

吏無善政以裕于民幸歲之豐可以一飽今冬雪既乾而春澤未降苗不出壠農以大恐吏則有罪民實何辜是用潔齋禱于祠下神之愛民甚矣豈不惻然而念之乎

請僧希肇詣襄陽府大悲燒香祈雨祝文

伏以報施等差有鄰富家貧之異慈悲傳遍無此疆爾

界之殊南得雨以既周北望雲而尤切冀軫納隍之慮敢辭越境之求懸衆黎元出大威力崇朝赴感風行漢水之陽作解流恩惠滿穰城之下

定州請聖水祝文

民以穀為天穀以雨為命自春涉夏既暵以乾禱于羣神靡愛牲幣雖雲則屢密而雨仍未濡周咨庶民歷訪嘉應迺得黄山利民侯大茂山利澤侯之祠曰靈湫所鍾靡請不獲敢遣官僚躬造廟下請借一勺之水以濟蒸民之生神其

鑒衷毋我有吝尚饗

請内鄉縣聖水祝文

歲既洊饑春仍不雨禱于羣神靡愛牲幣休應雖格膏澤未周欽聞名山大庇玆土有荅如響無感弗通用涓穀辰遠致誠請願為七日之期以丐盈尺之潤當具顯烈請命于朝不惟吏民膺受多福而神之潛德因是而彰聞顧不韙歟尚饗

祈雨請聖水祝文

乃者旱乾之憂乞靈於神使者出郭雨乃驟至是神之有大惠於斯人也今稻不入土螟螣將興民待一雨以蘇溝壑之命謹遣官屬赴愬祠下願為七日之期以申前約休應昭格其敢食言當聞于朝以請爵命之榮惟神其幸聽之

祈雨請水祝文

郡依山而耕民待麥以食雖雨雪之屢滋尚雲霓之有望吏愚無狀不知所為欽神之靈延頸稽首謹遣官屬

謁欵祠下願借一旬之水以活萬民之命我亦惟是酒醴牲牢其敢有愛尚饗

祈雨請水祝文

天地好生豈欲致水旱之沴郡縣失職不能感陰陽之和嗟歷歲以洊饑又中春而不雨麥且盡槁民實何辜伏願默鑒誠忱大興惻怛假兹一旬之水賜以霶霈俾我千里之民脫於餓殍

祈雨祝文

神之食於茲土久矣閭里細民欽神之威時節奉祀惟恐不及非神之靈響有以陰中其心則何以得此聲於河間之壤哉然而守土之吏未獲展犠牲司勲之府未獲議封爵意者神之功德將有待而顯歟今河間之境踰時不雨農夫閔閔莫保其命山川百神之祀無不謁也而未獲膏潤之答神不於此日發其威靈以取寵於朝廷則後而失其時矣謹謁祠下恭為三日之約誠能霈然作為雨澤滌去旱乾則吏雖疎賤敢不條具功狀

以聞于朝當求爵命以彰神功此神一舉手須臾之勞而千萬年血食不朽之烈也神亦有意於吏之言乎再拜俯伏以俟威命

祈雨祝文

火耕水耨竭人力以無遺爍石流金當驕陽之可畏于兹不雨大懼無年靡所瞻依莫知控告是用恭款琳宮之閟肅陳仙衛之嚴仰叩紫庭跪敷丹懇伏惟至神無間密化難名翕闢兩儀斡旋四氣雷驚電擊驅八部之

天龍霧集雲飛會五方之嶽帝霈然一雨徧灑八紘

祈雨祝文

自夏徂秋亢陽可畏維民與吏粒食是憂仰惟諸神陰相下土盡起乖龍之蟄大誅旱魃之妖雨以潤之既答三農之望物其有矣將觀百室之盈

祈雨祝文

江湖之左皆灌漑之田縣歙之間多仰高之地山林水淺土瘠民勞雨纔曠于浹旬食頗憂于終歲丐求餘潤

謁款諸祠惟神宅據幽遐職司變化飛天潛地固恍惚以難名噀雨吹風宜須臾而可致冀蒙霈渥以解怨咨

諸宮寺謝雨祝文

伏以吏無善政之聞莫招和氣佛有仁心之感深閔下民望既協于雲霓報莫加于螻蝗伏願皇恩普博甘澤汪洋念原隰之久乾潤漿有繼俾麥禾之咸賴福力無垠

謝雨送水祝文

乃者吏以不勝任之故不遠百里躬請命于祠下薦獻之際震于神物登水于堂雨乃驟至然未及渥也曾不旬日繼以霈然吏民歡呼歌頌聖德謹擇元日納水潭中甘澤之零尚顧有嗣則民獲再生之福而神亦有無窮之聞

謝雨祝文

二十四風已窮春序三十六雨不應豐年乃訪山椒爰瞻梵宇窅然嵓竇中有龍湫俯挹清泠纔乞一杯之水

遂蒙霶潤普霑萬室之田顧茲黎庶之生咸出威神之賜

謝雨祝文

火化獨行閔旱苗之就槁熱淫所勝及晚秀以將枯日聞雷響之車僅引蛇行之水其如大地安得普霑是用訪境内之山川得雲間之洞壑深窮窅窕一挹清泠幢蓋初來擁寶瓶於中道風雲隨至灑靈雨於四方曽靡崇朝遂踰信宿澤及千里歡動羣情故遣某官遠奉聖

泉復還龍室肅陳牢醴少答神威

謝雨祝文

麥槁于野而神澤之民閔于歲而神惻之吏尸厥官神則釋之黍稷非馨神其格之

謝雨祝文

嗟惟此邦歷時不雨禾且盡槁民將疇依神實憂之賜以膏潤是赦吏之罪而大庇于斯民也不腆牢羞肆用昭報

謝雨祝文

吏失其職以為神憂不誅其償終賜之雨令槁者既蘇乾者以濡是神之有大惠於斯人也儻五六日至于旬時繼之以雱霈益之以霡霂則千里之民真再生矣既拜神貺敢私布之

定州謝雨祝文

雨不久作既風且霾迫于季春民且狼顧吏職其憂恭具款謁維神鑒衷應之若響麾電應雷澤以雱霈殃厲

滅息稱田勃興欽神之休靡或遑處肆用昭報無敢有祈尚饗

定州謝雪祝文

比以歲既單矣冬澤稍愆靡遑寧居並走羣望孚聞于神若響若答陰雲浮興雪洒驟至既優既渥以舞以歌吏糈其憂敢不拜賜尚顧終惠以為神休尚饗

諸廟謝雪祝文

某至郡未及暖席政之無良遽以旱告欵未及謁雪乃

驟至是神之深閔于民而曲赦吏之罪也敢不吉蠲以拜靈貺

祈晴報謝祝文二首

昔何雨之淫也民何懼之深也今何晴之遽也神何惠之普也何榖之穰且多也何農之喜且歌也何祀之芬且苾也何吏之齋且栗也神之惠我速矣報不敢以不疾也

在谷滿谷地方慶於秋成曰暘而暘天不違於人欲禱

益勤而喜倍恩既厚則感深伏願洪造無私至仁不倦
時若陰陽之運曲成覆載之功

竹隱畸士集卷十七　　宋　趙鼎臣　撰

行狀

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中山府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府事提舉本府學事兼管内勸農使開封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贈特進資政殿學士韓公行狀

公諱粹彦字師美姓韓氏故丞相魏忠獻王之第五子

魏王輔相三朝功在社稷書勲太常配食清廟其世系
爵里具於國史家牒與王壙中之銘公以治平二年生
於京師興道坊之賜第崇國夫人方娠夕得異夢寤以
諗王王曰爾當有子而貴既誕王視其眉宇曰夢有符
矣四年王上遷丞相印紱優詔加恩以為大理評事王
薨神宗皇帝顧其家異甚著令子若孫常推擇一人官
于相以護丘墓元豐六年公以選監相州酒稅哲宗皇
帝嗣位賜五品服就監相州倉草場於是公方任戴冠

家世勲勞人不責望以吏事而公居官敏給不懈以勤
潔酒醪槩斛庾檢柅姦欺若老於州縣者衆始翕然譽
歎而識者知其必遠到矣元祐五年除國子監主簿上
言太學賢士之關今教養之法雖存而奬勸之恩太薄
願復熈豐三年法又歲補學生宜設次於他所糊名謄
録以示至公其後卒施行紹聖元年改光禄寺主簿公
案官判格目簿掌鉤考而已今輙預寺事非先帝意也
請如元豐詔書從之遷衛尉寺丞中都歲出甲以給戍

兵匠仍舊制為廣修循緣積久卒體重不便公請改為以適時用奏可哲宗既親政事延見羣臣雅聞公名召對便殿公儀觀秀偉音吐華暢帝不覺改容禮之擢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入辭勞問彌渥翼日語執政曰朕嘗見韓琦畫像粹彥甚似其父可以郎官留之遂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會擇廷臣迎勞北使帝滋欲試公視事未踰月即以為正旦接送伴使建言聘使所過州守將或缺則隣郡官攝行其禮而不預郡政吏人易之或因

以闕供請凡攝者皆領郡如真悉著為令充北朝正旦
使入辭帝諭曰此行朕所選俟還當以右史處卿於是
王師方西征北人不自安巧為詞端以鉤索我情或設
張苛禮疑誤使人前奉使者數不稱旨至抵罪帝所以
戒勅公者甚備既出境交口問公以西事公徐應曰小
國有罪中國致討無預兩朝歡好事也且僕以歲事來
吾子幸見館無乃惟是相與飲食宴樂而已遑及其他
北朝以情得絕口不復問逮赴曲燕其館伴耶律祐告

曰生辰使者吾君以病不置酒令以公名家且使有禮
故自力疾射于館中其酋老矣自載以車與其孫來觀
因輟所乘馬二以侑射禮且俾畫者竊圖公貌以歸初
聘使入賀至客省帷北人必持香藥酒來飲客故事跪
而飲飲而不拜中間蓋有誤為之屈者矣至是因藉其
口欲彊公以必拜公持故事不可俄有以北主之命迫
公者公毅然曰使人所守惟義與理而已隳舊典以瀆
歡盟雖帳前之命所不敢從也爭旣久無如之何因趣

班入以末殺其禮已而其臣李儼者来就館燕公且問故公以誠諭儼因告之曰帳中之飲舊矣而近者則廢之一杯何足為輕重所惜兩朝大體也儼蹴然慚且曰歸當以曲折白吾君明日復遣耶律祐来餉酒卒跪飲如故事祐私公曰吾君欲廢此禮念若不足於公所者故復致之他日恐不可得也前後使者數輩爭香藥酒皆不能得至是始正其禮而還今上皇帝即位伯兄儀公相以嫌改少府少監崇寧元年遷吏部員外郎升郎

中二年以久次乞補外得知陳州至則欵庠序禮諸生
奏乞國子監完書以頒學者築堤于郛民不病水其惠
利皆至今儀公遷公亦罷州事管勾西京崇福宫五年
有㫖許自便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大觀元年春車
駕幸興德禪院上念治平興王之跡追懷元勲制詔有
司韓琦子若孫當以累在吏議者其除之因復以公為
陳州守有司居養鰥寡孤獨之民不幸而病法當徙安
濟坊而坊所廩給視居養為削愚民有病輙自匿不肯

言矣故藥石多弗逮公請均所廩遂革其獘再管勾南京鴻慶宮賜三品服丁崇國憂政和元年既除喪拜光禄少卿上亭原廟公攝太常卿贊相祀事禮成上語執政曰粹彥容止殊可觀俄命接伴天寧北使入對上曰卿久外盍自陳公對曰先臣有訓子弟無尺寸勞咸已衣食縣官異時雖毫髮毋得干朝廷臣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上喜曰光禄朕所除然職事簡少俟歸當有以處卿使還復對面命公為秘書監公惶恐奏言策府世高

選臣昧死不敢當翌日賜進士出身遂拜秘書監閱月除尚書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勑令二年拜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會中山謀帥上雅倚重公且累試不疑遽擢公定州路安撫使為步軍都總管兼知定武軍府事魏王儀公父子曽帥定皆有功德在民洎聞公往兵相賀於屯農相慶於田黄童白叟呼舞踴躍以須公来公亦凛然感世家之績痛自力以答民望並邊弓箭社敵素憚之定武號尤盛控弦羸三萬公既以恩信拊循其

人請介農隙稍部分以軍法遂爲精兵庫甲自熈寧間
辥向嘗比次之寖繁不復理公命將士枚數其物完壞
補鈌無慮四十萬又請修倉羡錢繕治庫庾而戎器櫓
具之儲靡不畢新嘗有旨訪備邊策公條上數千言大
略以廣儲畜利器械寛民力作士氣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識者韙其説三年復拜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勑令
及九域圖志五年改吏部管勾右選天官掌銓叙百官
之資品分曹以四而侍郎右選爲最劇異時三班院也

以武仕者類不通文法甘心胥吏又多寠子寒人吏得以詆欺文籍放分比例駁殊重輕低昂一出其手甚則刋滅舊制究轉遷就待次久者至累世不得出他日居是任者頗欲有所改張顧根株連牽簿最缺穿內沮默不敢發上夙知其弊命公革之公以為吏所本在法法所恃在籍不澄其原法不可用也因請凡在選者毋限內外人書閥閱一通有司覈而上之天官天官受而書焉以作新籍前資故秩罪㢘逸亡殿最毫釐炳然在目

總為員以萬計而吏之贏縮始得以稽比矣緇度閣揞
坌塵墻隅壁角之隱獲故牘三萬二千六百中得前後
制書二千七百七十六緝聯蠧毀定去複重編為甲令
者別七千五百二十六罷令之不當者四百五十决其
眊滯不理者九百有六吏以符檄私自匿来自覺舉者
二百九十八他小簿最尚不在是凢損益廢置合五萬
四千一百有奇奏請增置郎一員以折其務因取當注
之闕附以格令大書而揭之門吏讙語曰吾所當得盡

在此昔不我告何也上嘉其勞進公秩一等官吏班賞有差七年春淑人陳氏亡乞補外上弗許曰卿方宣力安可去朝廷公請不已上躬御翰墨批却之命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直睿思殿童師敏還以章付公會中山偏裨有所擅興上以將不任職黜其人拜公龍圖閣學士復帥定武入謝上曰卿父子世捍邊得遠人心顧疆吏無狀不能體朕意姑為朕往行召卿矣因輙就道所請幕府吏戒以亟行毋留既次都門外命協

忠大夫保平軍承宣使直睿思殿鄧忠仁持賜金魚佩
蓋特恩非故事也至軍中檄諸將曰冦来則禦去勿追
他吾自任之敢違約束者斬令下肅然遂無事可為敵
亦服其威信不敢有綦魏大水飢民流入公界被旨賑
濟公擇謹厚吏分部廩食勑取荒政所當施行者科别
為籍按以從事而命僚屬鈎考其中失綱維周密纖悉
備具所全活甚衆一日祁州民數千人相率詣公請就
食公厚慰撫陰召所屬吏徐徐諭遣皆感泣辭去因上

言所部當均糴今歲方厄願普蠲以輸民奏未報有司以詔旨趣州縣甚急人為公懼公太息曰上仁如天吾不敢愛死即復條具以聞俄果報可民以手加額感天子厚恩且德公請之力也詔以軍中機事多漏禁諜告毋得泄有司奉行過當斥堠不相通公言北人動息疆吏所宜參知請除不當漏者他許關逮如故事從之議者欲引滹沱水注塘濼中且規保塞博野二境閒築長堤以限水公按圖經水所占田當八十三村計戶二萬

一千而河所灌輸博野直其中央堤不可立移檄隣帥列其事偕上議卒中格公初受命屬疾方稍間會被旨趣行觸熱疾馳不少休家人固請徐之不可至開封未幾復病尚自力決事一日子亟趨過庭公獨閒語有寄門户意人恠其語不倫俄浸棘上書請奉祠事上以公再將有安靖勞書其章尾却之詔甫下而有司以公不起聞矣命以批詔付其家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四積官至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爵開封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户詔贈特進資政殿學士官其子若孫五人命轉運使沈積中助其襄事之須隱終之典於數爲縟自始病將士日相與禱於神其薨也吏民奠於堂下日數百哭皆失聲而去娶陳氏資政殿學士薦之女先二年卒追封淑人子男十四人哲將仕郎覇州司理參軍栝將仕郎恩州武城縣主簿柘從事郎監中嶽廟極朝奉郎大晟府樂令格將仕郎監北嶽廟檢承務郎管勾延祥觀楫承務郎中山府路安撫都總管司管勾

書寫機宜文字次程和穰祐他未名女七人伯嫁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蔡莊仲嫁朝奉郎軍器監丞蔡堅次繼莊之室季嫁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修史叅詳官蔡絛幼未嫁哲栝格程與未名之子及伯仲二女皆前卒孫男女十人公莊重肅恭弱不好弄性純孝未冠遭王之喪哀若成人事崇國夫人致其色養夫人病晝夜供藥飲不去旁近逮其歿幾至於毀先是公以列大夫秩當任子上書願易其恩以封

母詔拜崔氏普安郡太君後遷淑人公晚自念當以年勞得光禄大夫既緣著令獲以郡夫人號雖死且不恨不幸未及降制書而公薨已而語浸聞天子憐之特詔贈崇國夫人過其初志嘗因進對上以嘉祐定策事訪公公對曰先臣琦奉詔本末神宗皇帝銘而刻之石矣上曰顧豈無家傳邪朕欲究其詳公對曰先臣平日戒子孫無貪天之功以市恩言未去耳臣不敢上曰朕自欲之卿勿辭他日命興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直睿思殿

梁師成取以入上既益得其所以然恩進丞相爵為王
且諭公曰本朝異姓大臣無封王者獨韓王普與卿父
二人得之家傳所載撤御殿之簾此尤大臣所難者而
國史乃弗論著朕已詔史官續書於策矣是日公與工
部尚書馬防同以職事對上顧謂防曰真所謂定策元
勲也公頓首謝魏公兩帥定託五年凡所施設後莫能
易公與儀公皆再剖符遵王之為民甚宜之王既廟食
于府公與儀公咸侑饗其旁遂為世祀北敵嘗小入甌

脫為邉患會聞公至相語曰小魏公来吾安敢犯之即去治邉久益習知軍中利病馭將士有體小大惕息不嚴而威平居接士大夫恂恂盡禮惟恐少失其意好賔客喜推轂士有王遺風士遊其門者周旋慰藉之趣於有成不必已出性寛厚不苛察部吏不自好者以聲色訓切之甚則約束以法期於勿犯而已終不傳致以罪族屬無踈暱待遇委曲咸有恩意可紀猶子容與其婦趙病踵死已而其孤復將殁以後事託公公取猶子嚮

之子曼冑為容後而閿於法因請諸朝繇没曁存咸霑
公恩平居無他嗜好獨好書喜文章自為小官即慨然
論事至白首不少倦所論奏率施行人蒙其利有文集
三十卷奏議四十卷藏於家公席王慶之餘故家遺法
目濡耳染才優器良適相直遇故頼脱傑出絶人遠甚
哲宗皇帝一見待以國士而未及甚用至今上皇帝察
其忠謹醖藉遂擢行間列侍從入備論思出將方面每
除一官率常先被旨而後受命公益感激自誓思有以

報萬一者嘗從容謂子弟曰先王平日雖一告句之字未嘗以畀人吾遭明主受教父兄不負斯言足矣汝曹識之其立意蓋如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於某所謹條次公之治行勞烈著于見聞者具如左方政和八年十月初一日朝請大夫行尚書度支員外郎趙某狀

墓誌銘

翟靜叔墓誌銘

余少居鄉里與靜叔為隣靜叔家道南余家道北兩家

兄弟無日不往来年盛氣鋭議論頡頏不肯相屈下時飲酒賦詩雜以𧦬博狂呌怒罵至於忿色厲詞他日相見輙歡然如故葢率以是為常已而各從事於四方有合有離不數載一相見最後余自河東軍中歸見静叔于京師追數疇昔故人已喪失其十二三余固多病早衰者而静叔為尤甚瘍無皮膚轉側呻吟手不持酒盃而獨勸余以飲余踧踖欲去輙弗許曰吾屬相見難子賔賔何為者余退而告人曰静叔衰矣語不類少時後

數年果以疾謝事而歸公卿貴人以靜叔年尚壯惜其材可用幸不甚病則欲請于朝起之而靜叔病終不損竟以政和八年三月壬寅卒年五十某年某月日瘞之於滑州韋城縣某村先大夫之原靜叔姓翟氏諱敦仁字靜叔世家韋城曾大父諱某贈兵部侍郎大父諱某尚書駕部郎中父諱某宣德郎贈朝散大夫母太宜人傅氏靜叔以大父廕為郊社齋郎歷真定府司理濮州司法參軍邢州鉅鹿尉洺州軍事判官邢州節度推官

相州觀察判官知開德府之衛南開封府之雍丘縣南京會亭鎮捜檢私錢知河南永寧縣監在京粳米中第七界泗州糧料院辟中山府司録未行遂致其事積官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娶王氏先其年卒追封安人男女十人輔將仕郎轄與季女皆幼他皆早卒靜叔雋悍廉直好讀書喜吏事鉅鹿瀕河寇攘所走集靜叔部吏誅獲劇盜甚衆方建澶淵為北輔增築其城靜叔董役夫數千以軍法號令先衆十日畢部使者奇之因請于朝

以令雍丘已而他使者来與前使者雅不喜凡所汲引一切以法逐去摭拾静叔百方無所得猶坐奪邑朝廷不以為直會吏泉法禁大錢毋得至畿甸而冒法不已議者以為東南之錢舟銜尾而上會亭楚宋之津也儻得健吏司察之宜立止因以命静叔於是舟之浮汴而下者囊篋纎微毋得隱欺雖達官要人氣燄赫然一切以詔令從事衆頗怏怏不悦而法以大行静叔自少喜為詩思致捷敏取成於心隨手應筆律切典贍按原本訛作畜

膽今改正 尤好古博物道逢寶鼎奇器不計家有無倒槖易衣志於必得自淮南歸舟重不能自運人容覘其所載則皆泗濵所得浮磬恠石也平居治一室痛洒掃棨不留塵列所蓄藏尊閣而嚴奉之自夏商周秦漢魏以来鐘鼎卣彜罍爵盤洗琫珌鉤瑑仲丁之壺甲父之鼎蟲篆鳥書隱文逸字粲然畢具太湖洞庭林慮靈壁之石重峯疊巘殊姿異狀雜錯其間皆躬自護持旦暮拭拂戒守舍兒手觸吾器必痛杖汝客至則導之使觀裴回

周覽躬指而告之曰此某時之物距今若干年此得於某所家中此吾脱盛寒之裘而獲者也因道古今制度沿革欵識真偽皆歴有次第既病不能興猶取置卧内寤寐對之嗟夫静叔若未能忘物者雖然其賢於世之人園聲色梏財利生以身障簏死以妾狗葬者蓋亦遠矣静叔平生負恃其能思欲以材自奮為人刻意强力鋭於趨事故當官矻矻求為可知而終無所遇合使其稍假之年而不嬰以病將必有所建立無疑也嗚呼天

之能勝人久矣靜叔何尤焉將瘞其弟純老謂予銘吾兄莫宜於子余曰諾遂銘之曰不嬌矯以為高不孑孑以為殊不深閉以為隱不背馳以為迂玉出而沽金躍於鑪曾弗售余而稅于中途哀哉若人其命已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隱畸士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

謄録監生臣張曾鏜

竹隱畸士集卷十八

宋 趙鼎臣 撰

墓誌銘

韓至之墓誌銘

漢衣安楊震以清德直道致位宰相傳祚儲祉燕其後昆晉王導謝安身任社稷之責而世濟其美咸數百年不絶烏虖盛矣宋有天下敉大丞相忠獻魏王再受遺詔安國家其子儀公繼踵居相位鍾慶孕良枝葉蕃昌

凡韓氏子弟器宇輙能逆識之有韓跂字至之者魏王之諸孫儀公之從子余少從其遊知其爲賢者也初以王蔭爲試秘書郎嘉興主簿吏湯隂鉅鹿尉知鼓城藁城襄邑縣通判魏定鎮三府除軍器監丞擢提舉成都府路常平入尚書爲工部員外郎改軍器少監管勾嵩山崇福宫知淄州通利軍鎮江府以病卒於官年六十四官至朝請大夫服視三品至之聰明疏通長於政事方少爲吏已籍籍有能名嘉興富家兒冒儒衣冠郡邑

間施施無忌憚他日邂逅遇至之欲以賔客見至之曰若吾甿也不可揖使去一坐皆竦湯陰田舍翁亡其耕牛之舌来訴至之至之謝曰牛不可活矣恣烹之俄有告翁屠牛者亟執之曰若盜牛舌柰何又以是誣翁盜立服鉅鹿素多盜至之嚴保伍謹追胥常以薄暮疾驅至四鄙稽比其人人虞尉来至跂立以須盜不敢發鼓蒿號劇縣人喜訟而嚚為令者率多以罪去至之連宰二邑治皆有跡鼓城並滹沱河歲溢壞田至之築堤

禦其衝訖三年民無水憂遼人入貢往来官軍以車護致輜重皆亡命不進伺夜攘貨財掠子女内之車中吏不敢詰至之偵測姦狀一日坐驛門躬索之得男女十數人縱還其家而寘卒於法洎受代民相與遮道留之累日後十二年以尚書郎持節庭勞北使過其境兩縣之人爭迎拜于馬首去思之意未始衰也魏為别都守筦鑰者皆舊弼耆臣尊貴不事事事决倅貳至之居其官號尤稱職調娛猛寛規矯中失劖夷痕瘢納以中道

府政以理人或不知其自至之出也既丞軍器即建言武庫所儲歲繕完無已時承平積久率朽鈍不便利願俾有司擇可施用者命工修補他悉以熙豐新法從事輔臣以聞哲宗皇帝中説顧曰是議孰為之昔居其任者漫不以請何也於是帝方勑大臣薦進人才至之在選中名對稱㫖因擢常平入辭帝不遣遂以為東宮屬今上即位儀公入相以嫌徙少監始魏王留守北都春秋高矣至之以愛孫侍旁典記室贊内事王甚才之至

儀公於羣從中尤賢重至之至之所以事公亦最謹晨昏去来不自嫌猜公罷相論者指其暱坐奪少監書其官氏於籍以詔有司是時令太師蔡公方在翰林聞之笑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安有父子而弗許往来者乎既秉政立白上刋其籍稍剖符竹典大郡治聲駸駸流聞且復用於時矣無幾何而病遂不起悲夫至之天性純孝内行修飭居親之喪哭幾至於毀同僚練定得疾僵路側至之馳往躬護至還舍又與造請諸公間以禄

其子如此類甚衆居官廉平喜以惠利及物所至州郡輒簡厨傳節燕游當官者有市於民命籍書諸旬一閱之僚屬頗怏怏不快而吏民咸德其不擾也至之父諱直彦贈金紫光禄大夫大父諱琚贈開府儀同三司於王為親昆弟母崔氏魏郡太夫人娶晁氏太中大夫仲嶶之女繼室范氏尚書右丞純禮之女封其號皆前至之卒長子慶冑幼有令聞未冠而夭晩得二子曰堯輔舜弼堯輔今為將仕郎女嫁朝奉大夫通判解州晁明

之朝奉大夫管勾北京留司御史臺李禑一未嫁他男女皆不育韓氏世家安陽没皆葬水治至之同産三昆弟相友愛甚伯兄蚤卒至之拊其孤如已子至之之亡也兩子弱未克喪事季弟詔方以朝請大夫拜冀州守經營其塋無細大不躬他日泣謂余曰余賴先兄之訓以及此今將舉其喪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子實知吾兄敢請以銘至之卒於政和五年七月之戊寅而葬以宣和元年某月之某甲子銘曰古求忠臣必於孝子於厚

者薄則安可恃嗟嗟至之篤於吾親吏議其過可以知
仁帝庸起之俾牧于州謂將有為而逝莫留王孫如林
不顯亦世我銘至之則獨以此

故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墓誌銘

重和元年秋九月某甲子有宋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
卒其猶子岑以書来訃且曰叔父不幸窮一生以至于
死今其孤弱未足以有託是死而又窮也將以宣和元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所願夫子哀而銘之叔父死且

不朽又曰岑少失先人之怙叔父自吳興舟載岑與俱至嘉禾而入諸學其意殆忘其身之窮而必欲見岑之有成也岑非銘不足報萬一敢固以請愚臣昔舉進士與中行同賜第於廷中始相識其後皆娶王氏中行之妻則吾姨也故相知為最深讀岑書而泣曰烏虖中行一至於此銘非余其誰宜為中行諱安正字中行曾大父盻贈尚書刑部侍郎大父述當熈寧間任御史贈金紫光禄大夫父握故為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母曰安

人傅氏中行初補州郡吏三遷而為開封府參軍出為定州路安撫司勾當公事擢大宗正丞坐開封時鞫獄有所不盡貶秩三等免所居官更赦以為潤州丹陽監稅管勾陜州太初觀於是朝廷稍憐之以為中行故儒者曩誘以獄非其任致抵罪太常禮樂之司儒者所有事也復召為丞秩滿遭母憂護喪東歸哭泣飲食不越於禮至山陽得病遂不起年五十中行純厚樂易貌如其心事親孝與人交久益篤官雖卑其臨事未嘗茍遇

有所不合不肯面折彊爭徐以語剖其端從而調解之事輙氷釋官長咸親厚而聽信之為真長者平居賦詩屬文手自讎書無虛日求古人用意處殆忘寢食至進取則昧然不知其方以為士當守其職而已非復可以他求也顧當路有力者既嘗知我則亦俟之云爾終不肯出口有所乞憐卒以此不遷其罷宗正時他人視中行有不堪其憂者陰察其起居則晏然如平日既得丹陽客賀之曰子罪釋矣筦庫非所處也盍圖之中行謝

曰吾謫不久已得祿厚甚矣尚何圖立治任將行有旨許奉祠事乃已其於榮辱至如是家素貧無以爲資母病於京師倒其槖以爲醫藥費其沒已殆不能斂而中行又亡也一室之内母柩在前子棺在後祭無壯子室無嫡婦幼孤纍纍無所託依儒者之論以爲仁者壽而生也直至回牛之死有所不合則舉而歸之曰天也嗟夫若中行者非天吾誰尤哉中行初娶吳氏再娶王氏尚書左丞安禮之女皆前卒追封安人三子嶧嶸岐與

二女子皆尚幼而嶸九歲入太學已能徧誦九經及他詞章詒賜童子出身嶸雖童子其容止見解已若老成人劉氏之慶蓋未艾也岑字季高博學有逸才中行所素奇愛者銘曰嗚虖中行衆方軌以中驅子左而趨人角逐以競及子拱而立有蘊不出有齎不沒吾見其稱角而騂然者則英物也天其以是慰子於他日乎嗚虖中行

范彥武墓誌銘

紹聖初彥武始官韋城會余以喪居于鄉彥武與余游
相好也三年冬彥武遭汝州憂余往弔之明年春而所
生郭夫人繼卒哭泣過哀貌毀甚氣息僅屬余退而告
人曰彥武殆可憂又明年春而彥武以不起聞嗚呼彥
武諱世德姓范氏彥武其字也世世為魏人後家于青皇
祐正言諱令孫之曾孫贈監門衛大將軍諱禧之孫故
汝州太守朝請郎諱緩之次子母曰仙原縣君錢氏彥
武少謹厚在家無子弟之過長尤修飭以讀書自喜其

出而仕也非其志故益自力學於平居淡泊左右圖史室宇蕭然被服若儒者與人交恭敬欵密和易不流為自負所蘊思有以自見嘗以其業干有司輒不售故每每為詩喜道其志識者憐焉其為吏能不以筦庫卑汚為可薄當官事事不肯苟且凡所設施多有法度居二年歲課大增以是得聲譽見為稱職素羸多疾晚復病肺每發輒致殆余之初見彦武葢已癯然矣汝州之喪不數月而郭夫人亡彦武重自悲傷雖寢食從禮而疾

益痼既護其親柩歸里舍矣竟以故疾卒年三十有二時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也聖人於毀戒在滅性以是卒者春秋譏之以為孝子不以死傷生亦為人後之誼也若彥武始而病既病而離憂方其去家而為吏也亦將自効其材力以姑慰其父母之心令二親之骴至不旋踵回顧其家窮無所歸抱久病之支離當洊仍之鉅痛其勢必不能以長生久視於斯世矣則雖在喪而没後之君子推本其性而恕之可也故余於彥武之銘尤為

之深悲焉彦武之配曰建陽縣君趙氏今大宗正某公宗粹之女雖貴而有賢能行執婦道以承其夫天子推恩澤之令故以彦武補右班殿直再遷左班殿直而監滑州之韋城酒焉彦武有一男子尚幼於是彦武某兄將以某年某月日舉彦武之喪從其先君塟之于青州益都縣將相鄉之原前期以書屬余曰子與吾弟遊久令塟有日不可以無銘廼為之銘曰學欲有立而命不逢仕欲有養而親則終歸依其先維志之從烏虖彦武

尚固茲宮

彭子發墓誌銘

重和元年冬十二月丙戌夜鼓三下外聞叩門聲甚急亟遣人應之則故人彭戢子發手所貽書也余獨念此何時而倉卒若是發燭讀之曰戢不幸卒以謫死以後事累故人詰朝走往謁之則妻環尸而泣矣余入哭且弔問何以斂曰無有也問何以歸曰無有也於是西蜀之士大夫游於京師者相與出貨財具棺槨乃克斂且

歸余獨貧不能賻其妻安氏泣曰子發與夫子游最久儻得銘以志其藏則贈死之禮何厚如之余曰諾既而命其子儼以書来告曰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所願以銘為請子發姓彭氏其先京兆長安人後徙蜀之渠州高祖為鄰水令樂其風土因又為鄰水人其後三世皆隱不仕考諱壽娶王氏生子發既登朝以著令追贈其父為奉議郎王氏為太安人子發登進士第調涪州司户參軍召試學官充成都府州學教授知眉州青神

縣擢太學録遷太常博士提舉淮南西路學事改兩浙
會罷學事使者得通判棣州未行學事置使如故復得
兩浙坐法免未幾管勾亳州明道宫退居其里會郡將
恣暴墨多所侵牟子發素剛不能堪公以語斥其姦訟
詞交興將坐抵罪而有司用法過當亦免子發所居官
稍更赦令遷奉議郎復提舉嵩山崇福宫抱其具獄入
訴諸朝事下有司有司含糊不即決於是今大丞相豐
國余公故嘗與子發為僚於學者哀子發之窮困於法

吏不能自解免方以其章下大司冦雜廷尉議所當坐將有以湔洗之而子發得病死矣春秋方六十烏虖子發於經書爲博通多藝能善琴家畜古琴一張悲歡寒暑不以去身與交游毅然諾重意氣性忼直不能容忍於尋常人故與世多齟齬數起輒僨至阨窮不自聊則取琴而鼓之方其操歸風雜履霜聲出金石氣象犁然或奮袖起舞慷慨抑揚初不自知其有十年之謫也尤好誼喜賙人之急爲舉子時將游學京師持縑三十端

為道路費會鄉人有窶者困不能與計偕因歸以繼而
自輟其行其行已類如此顧妻子不能語其詳也既官
太學僦屋于學垣之西其隘容膝家蜀人也善蜀烹余
為博士每下直輙從子發圍棋飲酒醉飽而後去殆無
鈌日已而余被汰為山陰從事去京師三千里濤江之
東會稽山之上交友故人稍稍謝去絶不相聞無何子
發持使者節至越余迎謁道左謹甚子發曰若非吾故
人邪胡為而若此復相與圍棋飲酒如平生歡余以是

愧其人子發初娶吳氏前卒繼室安氏封孺人生二男子曰儼曰佺一女子曰傴子發之沒也儼佺皆尚幼夫人携持諸孤護其喪南出宛葉絶漢水泝峽江水陸數千里以達于蜀其為人賢智有節操佐子發助力為多古髙行婦人也子發既善琴以其法傳之妻女傴尤得其妙每鼔一曲子發輙太息自以為弗及銘曰六籍之芸芸兮余旦昏而藝之忠信之彬彬兮余童丱而履之日皦然而正中兮千載之慶也浩蜀江之茫茫兮其弗

濟則命也噫

竹隱畸士集卷十九　　宋　趙鼎臣　撰

墓誌銘

趙八行墓誌銘

趙仲祥居衛之南貧者依之病者歸之四方之好事者往必造其廬下至閭巷小人無不譽嘆其所為如是者六十年令天子以忠和孝友睦婣任恤八行論選天下敦厚逸遺之士衛南之人雜然言曰此非為吾仲祥設

也耶相與狀其事請于有司有司以聞天子為虛太學館之不使與羣貢士雜試于廷既賜第擢其姓名居甲科拜從事郎兖州節度推官居二年守臣馮大中奏言九齡治有績臣不敢嘿天子又為之召至政事堂俾輔臣詢考其行能遂以為太醫學正秩滿改宣教郎留不遣俄上書請老人或止之仲祥嘆曰吾景山一布衣頋不及此行年七十矣不去何待有詔進官一等且聽以其職致事北歸故鄉鄉人出郭數十里迎勞奉羊酒具

音聲壽樂飲成禮然後歸父老以為榮宣和二年六月
十一日卒年七十七是歲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景山仲
祥諱九齡姓趙氏世家開德府之衛南曾大父誾大父
詡父定三世皆不仕仲祥既登朝始贈其父朝奉郎仲
祥為人重厚強力事親孝母亡既葬廬其旁三年不忍
去家素饒財至仲祥貲益豐自奉至約然樂施賙人之
急倉卒叩其門雖未相識請輒諾求必獲無不滿意熙
寧初縣官塞曹村決河役徒數萬一日餽用輒不屬有

司大懼仲祥載粟千斛薪百萬以獻衆大喜功賴以濟元祐大雪之歲流殍遍路仲祥為粥以食餓者所活至不貲旁近親之喪不能舉為之襄其事者以數十家其卓然可紀者蓋如此少無仕進意自念世未嘗以儒顯始課子弟讀書戒不得預家事痛折節延士大夫食客滿門以切磋漸摩之已而一門預薦書者至同時四人其後猶子宗説直方繼踵登進士第實仲祥發之晚而喜醫以為醫可以衛身可以活人是亦為政也遂精思

以求之平居尤善養生呼吸吐納自謂臻其妙素魁梧

腰帶十圍雖老矣肌體豐碩膚理腴潤步趨食飲若四

五十許人人莫不異之初娶蔣氏繼室王氏男信臣迪

功郎京畿轉運司催裝石叚一女歸馮氏孫男女十人

始鼎臣高祖葟衛南而居韋城韋距衛南猶東西家也

故兩趙世相往來先公吏部視仲祥若昆弟然鼎臣與宗

說直方及第時又為同年生故仲祥且没命其子曰我死

必求銘于趙承之信臣以告乃泣而銘之曰我以其富亦

以吾仁傾廩倒囊澤及四隣逝將終焉景山之下行或使之卒莫余捨其仕晚矣而壽則多我作銘詩千古不磨

伯姊墓誌銘

元豐中先君為文登守歲秋當舉士閒嘗語僚屬曰吾州雖小而學者衆亦有異才宿望可當為舉首者耶丞掾以張即功對方是時萊陽之人適以獄逮即功明日期當入訊而吏持之急不聽自便先君曰嘻吾不可以徇獄吏而失賢請為子執其咎立呵吏出府門而縱即

功使就試榜出果為第一明年策進士高等即功德先君厚甚會其配隨夫人卒而余之伯姊方擇對未嫁也先君曰求壻之賢誰如張即功者即功聞之遂請婚于是即功起布衣家四壁立伯姊既嫁屏華腴服纁縠若素處約者撫前夫人之孤慈仁惻怛意愛天至雖甚窘者不知其異也平居恂恂上承下撫惟以有所弗逮為憂調娛幾微杜梔纖芥蓋人有所甚難者性寬不妬忌他人視妾御或迫于不得已至吾姊則坦然與夷出于

至誠人人懐歸莫不順愛初佐即功吏州縣闒茸庫節
衣約食未嘗使以家為憂米鹽出納一毫縷以上必手
自親之内外斬斬一切以法令從事故即功為吏以廉
聞即功嘗曰吾困戹久矣晩不自意得吾妻之賢如此
家其少振矣乎已而男有室女有歸甥孫盈前無不滿
意元符二年封太和縣君崇寧二年六月七日以疾卒
年五十後十年追贈宜人趙氏世家滑州之韋城皇曽
祖諱祕皇祖諱永寧贈金紫光禄大夫皇考諱某仕至

尚書司勲郎中贈中大夫母曰宜人周氏伯娣天性婉
娩資以明智尤重厚寡語言先君之喪殆不勝其哀時
節薦祀舅姑禮畢必改設位以饗前夫人躬率子女諸
婦再拜奠獻至老不少倦也其後即功仕浸顯嘗持使
者節以二千石禄致其事兩子世官食有田居有廬閭
輒歔欷謂其子曰此爾母之力柰何耕之而弗穫耶即
功既卒其孤康民裕民乂民奉伯娣之喪自登至于沂
以政和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合葬於臨沂縣艾山鄉

諸陳村王家岡之原謂吾舅也銘吾母莫如舅之宜使以為請始余生數歲而失先夫人伯姊躬護以至于長其親則吾姊其恩實吾母也于是涕泣而為之銘即功諱田官朝散大夫云銘曰人之愛子必已出我撫諸孤衆如一燠寒飫饑體痛疾自孩而童至冠立甥來挽衣孫戲膝昔穊萊之今秀實沂山之原考此室嗟汝後人勉自律

季妹十六安人墓誌銘

鼎臣生六歲而失先夫人同產伯姊仲兄季妹與余凡四孤兒伯姊後先吏部一年卒存者三而已季妹齒最幼先吏部尤愛憐之既笄為擇其配得故丞相康節公諱昇之孫陽翟張裁子義遂以歸之方是時子義嫡母崔夫人在堂而所生黄夫人共養左右崔夫人性嚴毅諸婦造次不敢輒進季妹蚤暮承顔惟謹退從黄夫人伸其私恩恭愛後先曲折不違兩夫人皆喜曰婦得禮甚已而從其夫官州縣職内事子義歷官以廉聞季妹

能安於貧所以佐成其志甚備子義既宰貴溪季妹暴得疾余時官會稽聞之悲曰吾以遠故不得視其疾雖然何以少慰吾妹之意先是季妹生數男女皆不育晚得一子曰尊愛之甚陰欲求婦於外家而未敢發也于是余立遣使奉許以幼女璿為導婦妹得報果大喜强力紉縫為新婦裳衣然病終不損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縣舍始子義信陰陽泥卜筮余雅所不喜每每相折難而不可奪季妹既化其夫為所漸染故亦惑於機祥

方無恙時嘗從容語余曰昔在漣水夢有何人告我曰若壽不過三十三其人與語皆了然葢非夢也何吾生之短耶余深禁其語以為不然自是季妹撫㓜稚加篤待妾媵愈慈其於家事姑息而已恬不為老壽計婢妾有求去者輒好謂曰少須之俟我過三十三恣汝所為既而果然烏虖子義既登朝追封安人以某年某月日從葬于先姑之兆子義嘗求余文以誌其墓余不忍也後十三年子義以朝請郎拜嘉州守病卒于京師將合

葜導以先人之治命為請乃泣而銘之銘曰曩汝真夢乎則死也何自而知之曩汝非夢乎則生也孰從而告之以為妄歟則既不能逃其期矣以為信歟則何造物者之規規也姑亦鑱諸石以志余悲而已爾噫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世家京師高祖廷祚事太上皇為樞密帝每征伐四方輒以謹信守筦鑰見謂勞臣父守一左千牛衛上將軍母曰華原郡主趙氏夫人既笄而嫁為侍中

某公孫正奉大夫南陽張公諱宗望之妻華原燕王元
儼之女夫人蓋太宗皇帝所自出也而又家故樞臣大
族皆貴公子門地寵甚夫人既歸修婦道佐子職恭儉
謹肅身不自知其貴事姑舅垂四十年竭誠盡孝左右
奉侍如一日心不自知其勞睦宗族收姻戚疏密有恩
人不自知其異正奉公蚤撫諸子慈而莊愛而一已而
諸子踵以材德進顯於時夫人之教為多於是伯以顯
謨閣直學士歷帥瀛并二府叔以右司員外郎典皇長

子記室仲李咸以推擇為朝廷所官使夫人老矣氣體康彊聰明不少衰上嘗命右司公使北庭道當出髙陽入辭上問夫人起居狀嘉歎久之因敕過瀛傳詔以勞其兄所以寵光夫人而慰懌之者甚渥髙陽之人皆以為夫人榮會朝廷更定封爵拜太碩人夫人春秋益髙諸子皆華髪顯謨公以方伯禄致養歲時嘉慶將吏僚屬諸門下候謁衣冠滿堂上愛孫諸倩奉觴薦壽搢笏跪起者相摩于旁夫人欿然無侈泰色已而顯謨公罷

河東兵與右司公相繼以事左遷視人情温凉鈌有間
矣而夫人怡然無愠戚容性寛仁樂施與所以賙戚屬
者甚備下至臧獲毋不愛也逮亡恙時即自製送終服
且以幣誘金山浮屠營所謂佛事者其於死生蓋若無
所甚愛云夫人生四男一女長曰近奉直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宫所謂顯謨公者次述修武郎磁州兵馬
都監次叔夜朝散郎提點亳州明道宫右司記室公也
次適宣德郎管宣州寧國觀餘皆前卒孫男十八人蒼

舒宣義郎大名府司録事大臨承事郎管勾彭州冲真觀庭承務郎管勾南雄州會僊觀容承奉郎磁州武安縣丞叔達承務郎伯奮叔獻季仲伯虎仲熊伯達叔豹伯适仲忽大鴻伯益伯夔未仕孫女五人忠翊郎監滑州天臺埽物料場宋徽通真郎頼昌府司録事楊爽登仕郎監北嶽廟楊淵假將仕郎趙伯牛將仕郎京西南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錢堪其壻也曾孫男女十七人政和四年夏六月癸丑夫人以疾薨於磁州之官舍

年七十有九秋某月某甲子諸孤葬之于頴昌府陽翟縣大隗鄉高村正奉公之兆某顯謨公客也夫人待之若子姓然客有問夫人之德者某應曰閨門之行隱矣雖然觀其子足以知其母今顯謨公以忠孝勤勞連將西北折衝禦侮聲績偉然兄弟接武更職華要夫人之慶厚矣寵禄之報抑未艾也客以為知言將葬諸孤謂某非吾子不足銘吾母亟辭不獲命乃泣而銘之曰抑抑泰伯棄幽弗居自西徂荆爰始氏吳逮于孫曾度祉

而興克踵其武懿厥延陵茍居長沙漢大司馬不隕其
家世有聞者宋受天命四征弗賓帝有莞鑰屬我信臣
信臣勞止乃燕厥後是鍾夫人惟德之茂本支詵詵實
自其出婉於公孫不顯其匹為婦而順不愆于正為母
而慈卒厚厥慶其慶維何昂弟翼翼朱紫成帷來時飲
食春秋時節大纛高旌元戎先路版輿是迎既貴且壽
甚康而適凡人所願毋弗我獲更八十祀以沒其身誰
哌其泣白髮老人惟杞及梓我則種之帝掄其材既克

用之孰施云豐而報不鉅納銘于藏以詔終古

東邦憲母李氏墓誌銘

魯人東斌卿將葬其母告于其友衛人趙鼎臣曰斌卿母李氏世家隴西之城紀父來有竒行隱身弗出以其女歸吾父吾父家貧而喜客來無時至必相與飲食醉飽不問家有無吾母欣然擊鮮釀醇以饗之未嘗以闕告斌卿既孤衣食益不足吾母訓之學而勸以仕數舉進士不利怠而欲止吾母曰汝學未也勉之已而起家

登進士第得官東歸入謝于庭閭里聚觀迎賀洶洶吾母不色喜徐曰固先人之慶也汝何自得之他日吏於宛朐以公事免宗族唁焉吾母謝曰兒不職而黜宜也第使無愧心其亦足矣俄以赦令復斌鄉喜入告吾母吾母曰國恩寬汝汝何以報之蓋其平生隱約困窮數矣終未嘗有戚容既而稍豐意象幾微亦不見其有所變也晚節喜浮屠氏燕坐焚香讀誦其書淡然若與世絶者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其所生二男長冠卿早卒次斌卿也宣教郎沂州沂水縣丞孫二人曽孫八人其槩若是願吾子銘之斌卿字邦憲父諱某某官家于鄆斌卿質朴有行義不樂文飾常弊衣冠徒步塵埃中卒然遇之往往不知為官人見其貌古服怪則又疑其為劒客竒士也與余同年登科余獨厚善之銘曰生之所願得者壽也死之所欲傳者後也夫人既兼而有之矣余又從而銘之葢庶幾其不朽也

孫令人墓誌銘

故魯國温靖孫公以道德學問事神宗皇帝於東宫晚節致位樞府為時耆臣有季女愛之甚與其妻魯國王夫人髙擇其配貴族家以少年公子自贊來請婚者相比肩立莫能當公意最後以歸故大丞相忠獻魏國韓王之第三子諱純彦字師質今為徽猷閣待制知開德府温靖賢其人以為足以當吾女者也魏王身相三帝仍父子再秉鈞幼子嘉彦尚賢穆帝姬拜駙馬都尉貴

震天下令人以樞臣子望匹勢敵年十八適韓氏入門
執婦禮卑甚事其姑賈碩人屏氣鞠躬求其意之所欲
而迎承之碩人老病凡膳羞寒温藥餌增損非其躬所
調嘗弗進也待制公自其少時喜從布衣諸生治章句
校藝文閉門讀書一室蕭然令人能將順其意躬治家
事細鉅有無一不闕逮故得專精問學卒成其志既策
進士第數剖符竹為大藩守臣令人佐之飲食所當市
之物裁當而已他不以煩人故所至吏民服其清天子

察九卿中治行潔修無如韓某者遂擢常僚列侍從宗族鄉里持羊酒詣門下奉謁賀者在堂而令人病不能興矣年五十七以政和八年四月十七日卒於興道坊之賜第待制公拊棺而哭曰予昔與我同處其約今不共享其泰豈不酷哉聞者悲之令人柔順悟敏工組紃善筆札居親與其姑之喪率幾於毀友睦娣姒敦厚宗族曲折有恩意親妾媵若子姓然無毫髮妬忌心都尉待制公同産弟也既受室而病賜告家居賈碩人憂之

令人調護之甚力逮瘉還第時從其姑過焉賢穆以家人禮待令人修前後之好相得歡甚然未嘗有一言干以私人兩賢之女兄嫁馬氏既各生子因相約為婚他日大長帝姬為子求之賢穆助為請終謝不許曰伯氏有曩言矣吾不忍食也後馬氏甥夭始醮别族令人初封同安縣君後以夫貴拜令人一男曰裕文林郎女嫁左司郎中姚宗彦早卒孫男女八人以宣和元年九月十七日葬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魏王之墓次孫公

諱固鄭州管城人魏王諱琦其世系勳烈咸載國史趙鼎臣曰婦人無外事閨門之善史莫得以傳載雖然視其表可以察其裏余觀韓公立朝恂恂士大夫無識與不識皆推其真長者則其化之行於家可知矣余固宜為銘銘曰令人之慶席于温凊擇偶之難來匹於韓丕顯韓公相國之子耕於筆端執此書史我預燥濕卒遺於成侍帝左右儒者之榮原本闕而不餔啜涕滂良人慟此臨穴其逝已矣而德音存我作銘詩慰其後昆

竹隱畸士集卷二十

宋 趙鼎臣 撰

跋

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

東坡先生既謫儋耳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終始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端叔既窮故人無與相聞者今覩其書詞猶能使之眷眷如此令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識也宣和辛丑孟冬集英

燕日東郡趙鼎臣書

書陸靈傳後

徐君作陸靈傳而自隱其名夫靈之功徳大矣詠於詩載于書紀于春秋旁出於周官漢禮傳記之言諸子百家以文詞義説道靈之名迹者不可勝舉葢自揚雄孔融徐邈劉伶之徒爭以其智各推所長賢之則以為聖人褒之則以為從事然大抵往往得靈之一端而莫窮其趣獨吾徐君起而收其後取衆人之所未嘗言極自

昔之所難爲容者搜索放象列而陳之折聖心於既往
發潛德之幽光使千百歲以來沉酣枕籍日用所不知
者怳然大明而陸生之美由此益章嗚呼可謂勤矣君
子樂道人之善凡靈之功德施于吾輩尤多且久正當
并智出力盛談極譽雖報萬一且若不暇尚何隱之有
哉世傳靈之先葢星精也其後有家于秦西之福禄城
儀狄異焉薦之于禹是時禹方決九川愁水禍胼胝黧
黑務求枯槁憔悴之士以共其功顧所薦乃獨温醇軟

美為容恱者惡之不甚善也商之末世陸氏用事周公誅之且懲其族而申誥焉故不得志于三代之際秦漢而後其業寖廣武帝窮奢極侈以奉其欲旣而耗匱無所取資乃尊貴靈族以誘致天下末年民不加賦而上用足於是後世遂寶用其術而靈之宗戚子弟布滿郡邑歷至于今不廢也唐初五斗先生嘗為陸氏作譜其說尤詳今亡矣不可復得然求之逸書大畧如此余旣以不親見譜為恨幸嘗竊味靈之餘波遺澤慨然歎慕

雖未足以徑造其源然不可謂不傾其瀝液者也遽喜徐君之能傳其事故為之書凡靈之言行功迹徐君之所既詳者皆不復綴惟著靈之世家焉

跋錢服道畫

錢服道顧盼精悍談辨縱横䄂以滑稽坐客絶倒已而徐考其言未始不有味也今觀其畫乃知此即佳處故自不凡

王子猷在山陰月夜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舟詣之

經宿方至造門不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詵者謂山陰去剡蓋百餘里遡流而上極為崎嶇經宿之興安得不盡以為書事者之過今觀此畫溪山清絶爽氣逼人顧雖千里將必命駕而況一朝夕之頃哉細人喜以俗情度量君子類皆如此雖然徽服道昔賢賞會將見詆于俗子矣畫有雪滿剡溪

退之詩曰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往語山中人與我澗側石好事者之愛山動如此始余來洛便有意于嵩

少官有吏責欲往不能所謂澗側之石顧又豈力之所能致哉幸服道與吾鄰而不吾鄙也姑將時閱此畫以自償其不得往之心庶猶愈乎畫有雲連嵩嶺

自伯時父没士大夫之畫未有超逸絶塵能繼其後者吾於服道蓋未見其止也

跋猶子棄畫

猶子棄少孤且貧自學書即喜畫初無有教告之者所居環堵蕭然然圩墁之飾惟謹墻隅屋角無非畫也年

益長家益貧其喜畫益甚昔之工一藝者往往多窮羿以射窮韓非以說窮孟郊賈島至各以詩窮終其身棄乎棄乎汝姑毋工余懼汝之窮也余昔從軍并州冬大雪凡五晝夜不止屋瓦之厚三尺一日從二三酒徒挾重裘馳駿馬相與登爽亭以望西山縱酒劇飲夜三鼓乃歸自以為一時之豪也今觀墨隱所畫老子於此興亦不淺棄自號墨隱居士

讀酷吏傳

張湯杜周俱為漢酷吏其所誅殺夷滅及因事而死者各不下數千百人然皆及身為三公傳子付孫封侯出牧為世家顯人較漢公卿自蕭曹而下累葉顯貴有如二人者乎世之說者曰湯雖酷然能薦士不揜人之美以為陰德之報余謂殺人與薦士其功過固有輕重就令薦千百賢才猶未足以贖數十人無辜之命況湯所薦其顯者莫若兒寬夫寬亦何足數哉然此尚為有說

至若周繼湯死之後詔獄益多廷尉及中都官逮至十餘萬人兩子夾河為守皆酷暴甚於王温舒而又史未嘗言其薦一賢揚一善者其不及湯遠矣然為御史大夫家貲巨萬死於牖下宗族子弟奕奕華盛延年欽業皆為名臣校其所享于湯為優此又果何德以致然哉說者於此亦能自持其辯乎古今言禍福報應者多矣韓退之曰君子得福為常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為常得福其非常也但不可謂善而不福惡而必禍余謂

此說最為得之若湯周者是亦小人之幸者耳不可以一時茍免而遂廢萬世之公論也兄弟操兵各殺一人兄執以死弟逃而生因以起家遂為巨室此亦時之適然夫安知其所由來乃私欲必有其說故詰之而不得不窮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書曰福善禍淫嗚呼斯殆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必當以是為說乎然其大理固亦不能逃于此也

戒殺辯

釋之説以人與物為一槩曰人各有性物各有生殺是生者必有獲是報譬如雨澤起自汙池斯須離天復為池水以至于為犬豕為牛馬隨所緣而甘心其言循環復熟若執左契操質劑對手責償豪釐不漏世之儒冠而禪誦者莫不藉其口矣余素非學釋者而亦嘗以殺為戒或曰儒何戒余曰物亦生也人亦生也物之愛生猶人之惡死儒安可以不戒或曰儒固不殺生歟余曰

予謂圜丘之祀若老婦之祭竈清廟之歌猶田鼓之樂
神邪説蓋有所取爾也郊而享帝牲用繭栗君羣臣從
執刀啓毛神以降格物不疵癘吾之殺也以奉天尚何
跂喙之足云哉王師凱旋六服會覲饔餼有秩殺體必
備禮交意接下睦上安吾之殺也以治人尚何騂犂之
足辨哉若夫方丈之席數寸之匕食可享賓味足薦酒
而復鐫琢鱗羽刳剔卵㲉左炰右烹掉舌待餉是謂殘
百生而快一心儒又烏可以不戒予孟子有言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吾儒者之說也或曰夫鼓刀而屠者日以殺為事矣儒則食其肉柰何余曰是又不可以已也人以穀為主肉為輔七十而不肉將有餒而死者且彼既殺之矣儒食之其何尤或曰儒者之道以兼濟博愛為聖其教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今吾子曰彼既殺之矣食之無尤則夫鼓刀者信有罪焉儒知之而不能化則何如余曰烏謂是耶孟子矢人不如函人謂其惟恐不傷人也夫矢人又豈可

以遂廢而不用哉特閔其擇術之不至爾然則鼓刀之不可使為儒儒之不可以化鼓刀非道不足也勢不可也儒之論特辨夫義之當否而已彼一屠酤者又奚足以廢吾之說哉

蝎辨

童子遊於庭或遇蝎焉其父曰必殺之是夫懷毒以待人者也乘人之不意而病之者也九州茫茫人物昌昌而蕞爾之生為之害玆不可赦其母曰不然物各有生

生各有性懷毒者非蝎辜也天實使之然彼未毒我而我殺之不仁知天為之而已讐之不智且蝎非乘人之不意也我不虞焉而犯之彼懼其傷已也斯毒我矣見一蝎而殺之天下之蝎可勝既乎不足殺避之而後可爭未竟長子趨而進曰吾父母之論不太甚矣乎或者殺或者不殺均于情之蔽也父曰必殺之是病惡也而不知彼性之不可移殺雖多何益母曰勿殺之是原情也而不知彼辜之有不可赦者拱手而故肆其毒亦不

可謂仁也天下之蝎無窮而毒人者不可赦天下之有毒者亦無窮而未毒人者不足殺屏之而勿親棄之而勿恤常置乎無事之地使無所逞其毒而可保其生焉吾二親之辨庶其通乎於是父母釋然而解怡然而笑顧童子而赦蝎罪

遊山録

政和甲午夏四月余與猶子奕祖德將詣奉髙辛亥癸韋城仲兄美之暨里中親友餞别於羅固村之酒家飲

至日昳乃就道夕次衛南縣壬子次開德府癸丑次永平鎮甲寅次濮州祖德馬忽驚逸數百步得行人執之乃免晚宿范縣乙卯次麟臺鋪謁宣聖祠讀李文叔所譔碑因憩僧舍酤酒于市頗美晚宿壽張縣囊輒告匱以金繒鬻于市皆不售丙辰窘甚僕馬皆告病次鄆州乃僕馬遂飽而前丁巳發鄆州夕宿新鎮戊午次翔鸞鎮去奉符二十里許大風且雷俄雨不沾衣止夕至奉符縣館于西寺已未復謁嶽帝祠下周覽廟貌久之至

炳靈公祠因遊玉女池池水盡竭出敗楮錢如山邂逅縣尉曹餘慶者語余曰歲至四月八日則四方之來者益希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之觀中縣吏察焉僕為是來也余問以今歲所得曰凡得黃金二百銖有奇白金數倍其重纁繒衣服下至襪履亦數百計云晚與祖德遊會真館登瑞雲亭且觀章聖皇帝金字所刻碑而羽衣之徒無可與語者遂歸于是余將登山假輿徒于邑中輒不具怠而欲止會奉符有姜子華居實者

余故人子方之子也聞之造門曰子欲登山耶胡不告我輿徒細事耳即徑出俄頃復至曰輿徒謹具請從子遊遲速唯命遂與居實祖德三人者步至岱嶽觀而飲飯已穿西北支徑而上讀唐顯慶所刻碑過大小水簾次回馬嶺遂登黄峴舁者僃輿居實棄車而徒至御帳大中祥符所臨幸也道傍巨石往往竅穿尚存蓋幄坐所繫維云自是山愈奇路益險深巖邃壑應答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冰其甘天成非世俗飴蜜

所可比方也余素憚飲寒至是亦滿腹餓登十八盤遂至絶頂小憩于玉女殿之旁舍居實約曰日且暮矣請與二子溥遊而亟歸歸當飲吾酒于此因戒守舍兒具飯甚急既而相與至日觀峯則月已出矣是夕望也自山俯視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意象甚奇余大呌呼姜曰君酒安在可亟飲我姜立命僮奴挈三榼以至縣外而木中形方如櫝不類酒尊余大喜遂席地而飲俄聞悉窣有人行聲余忽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

聲耶左右告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傳聲諭之曰是間有酒請與道人飲之語未絶左右大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遂延於坐問之則嵐州道人張景巖也年五十餘居太山七八年矣鬚鬢皆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之氣飲數行探懷出茯苓松花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醬之如粉而甘松華漬以鹽皆辛芳可愛衆益喜俄而倚風歌道家曲數闋飄飄有出世間意蓋傍若無人者酒盡穿

東嶺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髮徧至秦漢唐以來封禪壇觀李斯所刻石摩挲始皇巨碑久之碑高數丈石瑩然如玉而表裏通洞無文字銘識俗號沒字碑古者豐碑以繫牲初無銘識皆出于後世之彌文秦猶近古意其此類也歟稍降至山側則唐顯慶開元本朝大中祥符磨崖所刻碑在焉既而歸卧月已亭午矣辛酉夜未艾率二子夙興攬衣寒甚挾纊被毳而出方行數十步則道人者已俟于中路矣遂復至日觀峯上山間莽蒼

曉色未分俄有赤光發于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之先至者爾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衆皆注目視之少頃金規一縷隱起于青冥杳靄之間道人呼曰日將旦矣既而大明赫然湧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波濤動揺遠接天際是時山下蔭翳尚未辨色道人以手加額曰貧道居山七八年昨宵之月色與今旦之日光天宇清明洞徹太虛殆未曾有也因邀至所居庵具盥沐設湯劑禮意勤甚環庵之内

皆素所儲藥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飫矣頗常得異草靈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旦登明月嶂之絕壁獲紫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子何自知之因取以遺余曰請以為子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將改築而增大之以待四方之至者今幸遇子子其為我名之余辭不可則請以採芝命庵道人喜自於巖間取方石滑平如紙曰子并為我書之吾將刻諸此余雖不解書然亦不能逆其意復自東嶺

取道而還將命駕道人擕酒來别余愛其真率因不復辭飲已厚相鄭重乃去下山益險不可以車余與居實挾以二黔杖策而步於是道中游人尚班班往來有陟者有降者有跣而進者有負而趨者流泉玲瓏飛鳥間關耳目所接無不可意余行疲甚往往掬水以飲枕石而眠延緣溪谷中擷幽花探怪石欣然不自知其足力之勞也次黄峴小休飲于道旁之酒家過水簾登其顛水中發巨石得伏蟹十數其小如錢居實貯于瓶以歸既

而復抵岱嶽觀假寐至暮乃還縣壬戌發奉符將宿迎鑾鎮既而不及遂宿于呂店之逆旅癸亥次鄆州洺馬於州之七里澗而後入甲子次石虎鋪乙丑過壽張次麟臺復飲于向之僧舍醉而就枕醒乃起行歷范縣不宿夕次王村鋪丙寅次濮州祖德先趨開德余為故人盛公逺所留遂宿于驛丁卯公逺置酒日暮次永平鎮戊辰次開德府乙巳祖德留開德余夜半先發由北城繞故河至南城閽者守關嚴甚拒僕久之方聽客去晡

時次衛南縣薄暮次羅囿村聞郡從嘗來逆予以日晏不至而復酒家者攬余馬請飲余辭以夜不果飲二鼓呼門入城遂還舍蓋自往而復凡十有八日也